

俞翔辉等 编译

赞科夫新教学体系及其讨论

教育科学出版社

1
59

PA
P601
40159

赞科夫新教学体系 及其讨论

俞翔辉等 编译

教育科学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赞科夫新教学体系及其讨论

俞翔辉等 编译

•
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环西路10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房山县印刷厂印装

•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6.75 字数159000

1984年5月第1版 1984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册

书号: 7232·182 定价:0.93元

目 录

编译说明	(1)
一、论教学的教学论原理 (1962年)	赞科夫 (5)
二、谈谈小学教学的理论 (1963年)	艾利康宁 (24)
三、小学教学新体系的实验 (1964年)	赞科夫 (44)
四、改革小学教学的途径 (1964年)	斯卡特金 (65)
五、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院主席团讨论《新教学体系》的报导 (1964年)	《初等学校》杂志 (72)
六、臆断的指责和真正的缺点 (1965年)	基柳什金 (77)
七、问题和怀疑 (1965年)	罗日杰斯特文斯基 (89)
八、谈谈赞科夫体系中的某些教学论观点 (1965年)	叶希波夫 (102)
九、我们的意见分歧 (1966年)	赞科夫 (107)
十、讨论赞科夫“新教学论体系”的总结 (1966年)	《初等学校》编辑部 (125)
十一、小学教学的实验体系 (1966年)	赞科夫 (151)
* * *	
关于赞科夫教学论体系的几个问题	杜殿坤 (169)

编译说明

我们编译这本《赞科夫新教学体系及其讨论》，目的是为了向我国教育理论工作者、教师和教育行政干部提供一份历史研究资料。赞科夫新教学体系的教学论思想是本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兴起的影响波及全世界教育理论界的重要学派之一，它的理论和改革实践具有时代的代表性。但是，这个学派的理论的兴起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历史上的教育改革往往引起长期的争议。我们较全面地研究围绕赞科夫教学论思想争议，对我国的教育改革实践和教育理论建设，也是有意义的。

1978年夏，一些师范院校从事外国教育研究的同志在北京举行了一次外国教育研究的学术讨论会。这次会上介绍了赞科夫的新教学体系。这年年底，华东师大的《外国教育资料》杂志第六期用一半篇幅介绍了赞科夫的观点。后来，许多教育刊物陆续刊登了介绍或评论赞科夫教学观点的文章。1980年，教育科学出版社和文化教育出版社先后出版了赞科夫的两部著作的译本：《和教师的谈话》与《教学与发展》。1983年，教育科学出版社又出版了赞科夫的《论小学教学》的译本。

本书选译了苏联教育界人士对赞科夫新教学体系持不同意见的一些文章，是为全面介绍和进一步研究赞科夫新教学体系提供多方面的资料。

在苏联的全国性教育杂志上曾对赞科夫的新教学体系进行过三次讨论。每次讨论，都是在刊登赞科夫的文章时，以杂志编辑部要求读者发表意见的形式进行的。

第一次讨论是在1962—1963年的《国民教育》杂志上进行的。1962年10月，赞科夫发表了题为《论教学的教学论原理》的文章。编辑部用这篇文章中的一个小标题《新的学校需要新的教学论》作为讨论专栏的名称，讨论持续了将近一年。在这一专栏中刊登的文章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教学改革的途径的讨论；一类是对教学论研究的对象、任务和方法的讨论。本书的头两篇文章基本上可以反映出苏联当时在教学改革上的三种不同观点：一种是认为改革教学应当致力于教学方法的改革；另一种是认为改革教学应当首先致力于学科内容的改革；第三种是认为改革教学应当致力于教学结构（包括教学指导思想、内容、组织形式和方法，以及诸方面的联系与整体性）的改革，应当建立一种新的教学体系。

第二次讨论是在1963—1964年的《苏联教育学》杂志上进行的。1963年11月，赞科夫发表了题为《小学教学的若干问题》的文章。这篇文章引起的讨论，主要侧重在两个方面：一是小学教学的性质、任务；一是小学教学改革的途径。由于这两方面的一些观点在第一和第

三次讨论中也都有所涉及，所以我们没有选译这次讨论中的文章。

第三次讨论是在1964—1966年的《初等学校》杂志上进行的。这是一次全面评定赞科夫新教学体系的专栏讨论。1964年10月，赞科夫发表了题为《小学教学新体系的实验》的文章。在专栏讨论过程中共发表有28篇文章。除了讨论开始和结束时的赞科夫的两篇文章之外，在其余的26篇文章中，有5篇文章赞成新教学体系，它们都是赞科夫实验班中的教师写的，我们没有选译；有21篇文章，包括编辑部的《讨论总结》在内，对新体系都持否定态度，本书选译了具有代表性的6篇，其中包括1964年12月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院主席团讨论会的报导（当时的教育科学院院长凯洛夫参加了讨论会）。这些文章基本上可以反映出在这次讨论中否定新体系的各种观点。当时的教育科学院主席团认为，赞科夫及其同事们的改革实验仍应继续进行下去。

1966年12月，赞科夫在《国民教育》上又发表了一篇文章：《小学教学的实验体系》。文章序言中转述了一个消息：教育科学院主席团曾经对赞科夫的教学实验工作重新进行一次客观的系统的研究，研究的结论跟上述《报导》和《讨论总结》的结论不同，赞成赞科夫所进行的实验的方向，肯定实验的理论基础。这样，赞科夫在《小学教学的实验体系》一文中就信心百倍地表示：“实验室面前展现出理论和实验研究的广阔远

景。”看来《小学教学的实验体系》这篇文章 实际上是对上述《讨论总结》的真正答辩，所以我们也把它收入本书。

在特定历史时期，任何一个应运而生的教育学派多半是来自改革家们，没有改革，断然不会有理论的创新。当然这种教育学派的理论与实践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只有研究它，才能全面理解它；只有全面理解了它，才能批判地吸取其中的合理部分。我们愿把本书贡献给我国的教育界同志们参考。

本书中的文章，除文后署名者外，均系编者所译。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选编和翻译都难免有缺点或错误，希望读者指正。

在选编过程中，张天恩同志给予多方指导；杜殿坤同志帮助确定篇目，并专门写了《关于赞科夫教学论体系的几个问题》的文章；迟恩莲同志提供不少可供选用的文章的摘要；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 者

1983年6月

一、论教学的教学论原理

(供讨论)

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院院士

赞科夫

现行教学论的缺点是什么

苏联的学校教育体系的成就是人所共知的。苏联学校在教育年轻一代并以知识武装他们等方面都起着决定性作用，学校为我国的物质生产与精神文明的进步这一总的事业作出了自己的可贵贡献。

苏共总纲中提出的教育新人的任务，为改造学校的教学与教育揭示了广阔远景。科学和劳动的紧密结合，为使我国愈来愈广泛的群众掌握科学知识，都要求青年具有高水平的一般发展和教育程度。

实现关于加强学校与生活相联系以及进一步发展苏联国民教育体系的规定，需要在教学的内容、方法和组织形式等方面作出很多改变。大家知道，苏联的教师和国民教育部门的领导者，对于寻找教学与学生的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合理方法、使学生的学习活动积极化、提高学生在获取及运用知识过程中的独立性，都做了不少有益的尝试。

同时必须指出，当前要解决的任务非常繁重。科学与技术的

迅速进步，要求扩充并加深学校教学大纲的内容。为了保证同时实现合格的普通教育、综合技术教学和职业教学，学校的讲授必须要有高超的教学法水平。

为了实现学校面临的任务，当然是要挖掘教学过程的内部潜力，要坚决改革教学的方法和组织形式。很有必要创建一种新的学校教学和教育的教学论体系，它应比现行体系更有效并且时间也更节省。

在解决学校生活中提出的问题时，教育科学起着重大作用。正如在其他实践部门中一样，在对年轻一代进行教学和教育方面要取得决定性的进展，在很多问题上都取决于教育科学的向前发展。只有把理论研究、大胆的科学实验和教师的先进经验紧密结合起来，才能保证得到成就。

教学论负有的使命是：总结先进的教学经验，创造性地阐述这种经验的意义，在组织教学过程方面开辟一些新的途径，所以，显然有必要分析一下教学论的现状和发展远景。可以提出这样一些问题：教学论问题的研究本身就其性质、深度及敏锐性来说是否符合学校的需要？教学的理论进一步发展的前景如何？妨碍大胆而有成果的教学论问题研究的是什么？本文试就这些问题作一分析。

苏联教学论在组织学校的教学工作方面曾起了杰出的作用。教师的优秀经验已经有所汇集、分析并在一定程度上作了总结。教学论原则、规则及要求已经得到详细阐述和普及应用，这也推动了学校教学工作的改进。

可是还应当指出，在教师的丰富经验和狭窄表面的教学论总结这两者之间，是很不相适应的。如果说，教学论只偏重于汇集教师的经验而很少对有关问题进行理论和实验的研究，这未必是言过其实。

请看一看我国著名的教学论专家的一些主要著作，我们可以看一看，其中对教学过程的问题是怎样阐述的。

在教学论方面已经出版了许多书籍，其中有：达尼洛夫和叶希波夫的《教学论》；达尼洛夫的《苏联学校的教学过程》；加涅林的《教学的自觉性原则》；叶希波夫的《学生在课堂上的独立工作》等等；还发表了大量文章，其中谈到的问题有：苏联学校中的教学过程，教学方法和课堂教学等等。这些著作都曾起了某种良好的作用，因为它们帮助改进了学校里的工作。在这些著作中，引用了大量先进经验的材料，从教学论原则和规则的角度对这种材料作了评述或阐述，指出了先进经验中的某些基本原理，在这些著作的作者们看来，这些原理具有特殊的意义，可是很少被用于广泛的教学实践。

在最近出版的教学论著作中还包含这样一些材料，它们涉及学校与生活相联系的问题和教学与学生的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问题。这些著作的作者按自己的理解对苏联学校面临的新任务作出了反应。他们汇集了可贵的教学经验，对它进行了阐述并予以推广，对新任务的实现起了促进作用。

但是，教学论问题的研究工作需要进行根本的变革，它不仅可使学校的教学工作得到改善，而且还可使它得到决定性的进步。实现了这种变革，才能使掌握知识和学生的一般发展的质量都达到比较高得多的水平，同时有可能节省大量教学时间。

分析最近几年出版的教学论著作可以看到，甚至连提也没有提到这种根本的变革。一方面是对教育科学提出了愈来愈高的要求，另一方面是教学论的问题仍只作泛泛的研究，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脱节现象。教学论既没有提出一些杰出的观点，也没有取得一些新的发现，杰出的观点和发现才能适应人们对教育科学

提出的高要求。

产生缺点的原因

在教学论中存在这种不可容忍的状况，其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要谈的几个问题是：教学论问题研究中的保守主义；不确切地理解教学论的任务与对象；研究方法的原始性。

保守主义的表现是：把一切所要研究的学校生活现象统统削足适履地纳入到那些原先的教学论原则、规则和概念里。例如，有些实践任务的解决是要求运用理论知识的，当谈到教师在这种场合所采用的方法时，加涅林认为，这时起作用的是在获取新的知识和技巧过程中运用旧知识这个原理。可是，几百年以来在教学论中早已众所周知的这一原理，不可能说明在解决实践任务时运用理论知识的特点。按理说，这种特点的实质应该从内部，即通过详细研究该过程的全部特性，才能揭示出来。那样才有可能解释清楚，教师的某些方法为什么有显著成效，从而使科学知识真正有助于实践。否则，就只是把一般的教学论原理的标签贴到特殊的教育学方法之上而已。

叶希波夫的著作《学生在课堂上的独立工作》对教学论问题的研究也表现出同样情况。读者本来有权期待，书中会用新的观点研究学生的独立工作。例如，跟教师讲解基础上的掌握教材相比较，研究一下独立工作条件下理解教材的各种过程的特点，有着很大的意义。研究学生的独立工作的实质，本应揭示出学生的这种学习活动形式的丰富内容，从而促使学校去提高学生的独立性与创造性。

这位作者不是那样做的，他对独立工作的各种问题是按学习过程的“环节”进行研究的，这些环节是：获得新知识、运用新

知识、复习和检查知识。结果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都是用学校经验中的丰富实例堆积成的，并没有揭示出学习过程的新的侧面。既没有使科学推向前进，也没有使实践得以极大的充实。

达尼洛夫的著作《苏联学校的教学过程》更加令人信服地说明，在分析教学过程时，有某种固定的死板公式妨碍着新事物的揭示。这位作者选定了某种研究方向，即他所说的研究“教学过程的逻辑”。这一方向无疑是值得重视的，但是它必须真正揭示出教学过程的内在逻辑，必须从学校现实的本身内部找出这种逻辑。

在达尼洛夫据以写成上述著作的博士论文中，曾试图把教学过程作为在时间上展开的过程来进行研究。诚然，这一尝试是不彻底的，因为它仅仅涉及四分之一学年的教学的变化。可是，它毕竟有着重大意义，因为“过程”这一概念必然要以一定的时间变化为前提，而且，后面的事情在客观上必然是从前面的事情中产生的。达尼洛夫的可贵的创举在萌芽的初期就被抑止，作者在其论文中就没有对它予以发挥，而在《苏联学校的教学过程》中则根本没有提到它。教学过程的真正的内在逻辑被公式化的“环节”模式淹没掉了。

也许有人会提出一个合理的问题：“把各种现象纳入一定的一般原理有什么不好？”据说这在科学上是极普通而正常的情况。但是，至少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把某一现象纳入一般原理，只有在注意到该现象固有的特殊内容的条件下，才能认为是正确的（上面已经提到，在教学论中往往忽略这个要求）。

第二，科学的进步必然是跟形成新的一般原理相联系的。实践中提出新的要求，跟现有理论发生矛盾的事实不断积累，必然

导致提出新的理论原理，提出新的研究课题。例如，苏联教师在实现教学与学生的生产劳动相联系时积累起来的经验，要求把学习过程中的一般性和专业性作为一个特殊的、最重要的教学论问题去解决。如果通过实验能揭示出职业训练的一般基础跟专业培训之间的最有效的相互关系，这就可以完全改变现在的生产性教学的安排，可以不必把生产性教学细分为几百种专业。但是，这个问题在教学论中并没有作为一个特殊问题予以研究，仍把它勉强地装在按固有公式分析学习过程这个框框里。

第三，不能闭眼不看这样一点：苏联教学论的原则、规则和要求，较大一部分是从旧的教学论中借用来的，它们不是现代的科学研究的成果，现代的科学研究的都有可靠的事实和实验为基础。这当然不是说应当不加区别地放弃那些原理。但是，不当把它们当作教条，当作不可动摇的绝对真理。

不确切地理解教学论的任务和对象，是教学论发展道路上的重大障碍之一。在达尼洛夫和叶希波夫的著作中说：“教学论研究的问题是：学校教学的任务和内容，学生掌握知识和技能技巧的过程，教学原则、方法和组织形式。苏联教学论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认识卓有成效的教学的一般规律，这种教学应符合年轻一代的共产主义教育的目的。”

在这个定义中，正确地指出要认识教学的一般规律，但是完全没有谈到要改革实践。这两位作者可能反驳说，这项任务是不言而喻的。在这本著作的另一处，即在《教学论的研究方法》这一节中，达尼洛夫和叶希波夫确实谈到了“在教学中加进新事物的某些因素”。但是，一门科学的任务和对象的定义是很重要的，它们应当规定得很清楚，不能模棱两可。在这本著作中所下的定义，没有指出研究这门科学的明确的路线，也没有指出它与实践的相互关系。（附带指出，在其他教学论和教育学著作中所下的

定义，也都是这样的。）不能认为提到了“在教学中加进新事物的因素”这一点就够了。教学论的任务不应局限于此，而应延伸到改造学校教学的整个教学法体系。

总之，教学论的任务和对象的定义，应当为研究这一领域的科学知识（在上述的改造方面）提出明确的方针。在教学论研究中，必须把寻找新事物跟揭示教学的客观规律有机地结合起来。这种有机结合，是在科学基础上对实践进行真正的改造的条件。

但是，不确切的或不明确的定义，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同样令人担忧的是，实际进行的教学论研究，通常都不是为了对实践进行上述意义的改造。下列刊物中发表的许多文章都可以引来作证，这些刊物是：《教育科学院通报》、《苏联教育学》杂志、一些师范学院（莫斯科波捷姆金学院、奥勒尔得堡和阿拉木图等地的学院）的《学报》等。在这些文章中只是单纯地记载或描述某些教师和学校的经验，对这种经验的分析都没有摆脱常规。

错误地理解教学论的对象也表现在：对掌握知识和学生发展的各种过程进行心理学的研究，没有被列为科学的教学论的对象。据说，教学论应当单纯地依据心理学科学所拥有的材料，即所谓“如果不了解儿童心理发展的特点，就不能正确地解决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问题。”（达尼洛夫和叶希波夫的《教学论》第38—39页。）其实，很重要的一点是，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学生，包括运用实验心理学的方法，应当成为教育学研究的直接的有机组成部分。

想要研究教学论的问题，当然应当了解某一年龄期的儿童的特点。但是，教学论研究的客体既然是对儿童进行的教学，所以，更为重要得多的是，应当详细研究所教的儿童是怎样掌握知识和

怎样发展的。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揭示受教学过程的某一种结构制约的掌握知识和学生发展的各种过程。

“纯教育学的”研究几乎是教学论研究甚至全部教育研究的特点，这样的研究不能顺利地解决科学的教育学的任务。这样理解教育学研究的特点，显然不符合科学发展的现状和远景，因为几门科学的相互渗透已是当今最值得重视的事实之一，在几门科学的结合点上进行的研究是最富有成效和最大有可为的。

教育学，其中包括教学论，现在仍想保持科学的昨天的立场。但是，教育学与心理科学之间的相互渗透，首先是跟心理学和高级神经活动生理学的相互渗透，是不可避免的。教育科学工作者的职责是要加速这个过程。要知道，“在旧的立场上”多坚持一年，就将多受一年损失。教学论的“隔绝状态”对教学和教育实践、对苏联的教育科学都将造成重大损失。

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学生，不被直接列为教育学研究的组成部分，这必然会使提出的论断具有盲目性，必然导致教条主义。让我们从叶希波夫的《学生在课堂上的独立工作》一书中列举一些实例。

“在五至七年级时，在学生根据教科书掌握新材料的活动中，下列步骤证明是正确的：起初，教师在讲解一个专题时，对某些问题不作讲解，而让学生用教科书上的有关材料对这些问题作出答案；在做过这种练习之后，教师就可以选定一个完整的专题，不用在课上对它作初步分析，就让学生根据教科书进行独立学习”（该书第89页）。

结果是根本无从了解，学生在独立工作时的智力活动到底是怎么进行的。学生已经理解了什么和还有什么不明白？学生的困难究竟在哪里？掌握材料时有哪些错误？这些错误的根源何在？学生理解材料时的思维运动是什么样的？各类学生在掌握教材时

有哪些差别？不回答这些问题，就不可能作出判断说，学生独立研究问题是合理的，尤其是不可能说清楚，这种方法为什么是合理的。对于确实“证明是正确的”结论是应当相信的，但是，如果提出来的原理没有得到证实而又必须予以相信，这算是什么科学呢？

空口无凭的论断不可能促使教师自觉地对待你所提出的教学方式和方法，不可能对它们进行思考，对于已经做到了的事情也不可能去作创造性的发展。如果这样处理问题，就会使教学论愈来愈变为“空洞的处方”。

由于没有对掌握知识和技巧的过程进行研究的实际材料，就只好用猜想来弥补。请看在叶希波夫的上述著作中对独立工作所下的很有代表性的定义：“学生的独立工作是没有教师直接参加而按教师的布置在专门为此规定的时间内进行的工作；这时，学生自觉地想要达到作业中规定的目的，作出自己的努力，并以一定形式反映出自己的智力或体力（或两者一起）活动的结果。”

（该书第15页。）在这里没有引用对学生进行心理学研究的任何事实，而只有这类事实才是上述说法的依据。也许，叶希波夫也和同类著作的其他作者一样，都认为这类说法就是某种定理。但是，假如对学生的智力活动即使只作相当简单的心理学研究就可发现，许多学生并不象叶希波夫说的那样，他们都相当经常地“自觉地不想达到作业中规定的目的”。

这一类被当作是公认原理的猜想，在一些教学论著作中，包括在达尼洛夫和叶希波夫的《教学论》中是经常可以见到的。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客观的科学方法的要求之一，是依据可信的事实，这些事实应相当充分、全面而有条理地反映出某方面的现实。为了认识规律，科学应当集中研究从中得以发现规律的那些现象。